

人：

西方思想家的 阐释

严春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5
Y049-2



郑州大学 *04010164792Y*

人：

西方思想家的 阐释

—96

严春友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an 95/6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西方思想家的阐释/严春友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

ISBN 7-5004-5013-3

I. 人… II. 严… III. 人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0466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徐幼玲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84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篇 古代思想家对人的阐释

第一章 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	(3)
第一节 对人的初步认识	(3)
第二节 自然人论与文化人论	(28)
第三节 灵魂与肉体的对立	(40)
第四节 灵与肉的统一	(51)
第五节 顺从自然而生活	(60)
第六节 人是不可理解的	(70)
第二章 中世纪神学对人的理解	(76)
第一节 早期基督教的神人关系说	(76)
第二节 神学人性论	(99)
第三节 托马斯主义的人论	(110)
第四节 人的神秘之境	(119)
第五节 基督新教对人的认识	(126)

下篇 现代哲学对人的理解

第三章 人是什么	(141)
——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本质与自由的探讨	
第一节 人的本质是意志	(143)
第二节 本能是人的本质	(148)

第三节 作为“此在”的人	(173)
第四节 自由先于人的本质	(182)
第五节 荒谬的人与荒谬的自由	(190)
第六节 对自由的恐惧	(195)
第七节 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202)
第八节 从整体性理解人	(208)
第九节 结论	(211)
第四章 悲惨的人生	(218)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	
第一节 世界是我的表象	(218)
第二节 世界的本质是意志	(228)
第三节 直观高于理性	(234)
第四节 艺术是理念的反映	(239)
第五节 生命的本质是痛苦	(252)
第五章 理解的可能性	(263)
——解释学对理解问题的研究	
第一节 现代解释学的理论渊源	(263)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	(268)
第三节 伽达默尔的语言解释学	(276)
第四节 利科尔的现象学解释学	(295)
第六章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306)
——对当前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	
第一节 西方思想家的观点	(307)
第二节 科学精神	(315)
第三节 人文精神	(319)
第四节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补关系	(323)
参考文献	(342)

上 篇

古代思想家对人的阐释

第一章 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

第一节 对人的初步认识

一 希腊神话中人的形象

古希腊哲学家塞诺芬尼早就深刻指出了希腊神话神人同形同性的实质，他精辟地论述道：“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彼此欺诈。凡人们幻想着神是诞生出来的，穿着衣服，并且有着与他们同样的声音和形貌。可是假如牛、[马]和狮子有手，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作画和塑像的话，它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马画出和塑出马形的神像，狮子画出和塑出狮形的神像了。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皮肤是黑的，鼻子是扁的；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① 总之，从道德、形体到生活方式，都与人相似，是人的模仿；希腊的神只是按照希腊人的形象和观念创造出来的。

塞诺芬尼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批判虽然是深刻的，但这种批判不过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批判，塞诺芬尼所认为的那些“丑行”，荷马时代的人却不一定这么看，因为从荷马史诗中对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这些事情的描述来看，常常是一种欣赏的口吻。

在荷马时代，还没有对人自身的自觉认识，而只有对人的扭曲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神话。既然这个时期的神话是神人同形同性的，那么我们恰好可以依据人们对神的认识来了解当时人们对于人的认识。神话中包含着对人自身的模糊认识，神话的民族性表明了不同的民族对人的不同认识。因此，当我们比较不同民族的神话时，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它们对于人生和人自身不同态度。在面对我们祖先的神话的时候，需要的不是嘲笑和讽刺，不是批判他们如何幼稚可笑，而是把它看作人类最早的一种认识方式，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最早的一种认识，是人类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思想成果。

1. 荷马史诗中的人

从荷马（Homerus，约公元前9至8世纪）名下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描述的内容与主题来看，它们显然属于不同的时代，因为其中所表现出的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别。

《伊利亚特》所描述的是一个神人共居的时代。天上的神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整天盯着人类的事务，一旦有违背他们意志的地方就予以干涉。神还可以与人结合，生出一些半人半神的人物，有些人也可以上升为神。这一点几乎是所有民族的神话中都具有的。神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不便进行研究。但人上升为神也许是出于传播学上的原因。由于那个时代没有文字或精确的文字，只能靠口传，而实验证明口传是很容易产生夸张的，在口传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加上了个人的创造和想象。人类自身的历史是随着文字的发明才变得确定了，才与神界有了分明的界限。越是久远的人物，就越容易被神化，因为他们的事迹和人们关于它们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模糊，而这就给人们的夸张和想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所以，原来只是人中豪杰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变成了神。

荷马史诗中渗透着神主宰世界、主宰人的命运的观念。例如《伊利亚特》一开始就说“是阿波罗，宙斯和勒托之子，发动这场内哄的”^①。人间事变的起因大多也是由神导致的，甚至一个人的某种决定也是神的意旨。这或许是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自己把握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吧。

但是，神又不能完全决定人的命运，因为不同的神之间也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具有最高权威、威力最大的宙斯的决定也不能得到所有神的支持，仍然有许多神在暗地里支持宙斯的敌人。这在中国的神话中是很少见的。中国的神通常都有一个绝对的权威，神之间很少有争执。

神并不是绝对公正的。神也经常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偏袒某一方。例如，宙斯由于阿伽门农对神不敬，而袒护他的对头阿喀琉斯，使阿伽门农的人员遭受屠杀之灾^②。后来宙斯虽然接受了阿伽门农的献祭，但却并不领他的情，而是要以加倍的苦难来报答他。可见，这个神与人一样，也是有着强烈的报复心，他做事情并非完全公正，也不是完全合理的和理性的，且常常感情用事。如果人对神尊敬，那么神就给这些人以祝福；否则就给他们以惩罚，让他们遇到罪恶的事情。就此而言，神与人没有什么区别。

神在生理上也是与人完全一样的。女神跟女人一样，有着天然的丽质，如阿芙洛黛蒂，有着“美丽的脖颈”，“可爱的胸脯和闪耀的眼睛”^③；普罗米修斯同人一样也有肝脏，与人不同的是，他的肝脏被鹰吃掉以后还可以生长出来^④。

神所用的物品也是人的物品，而且与希腊人用的物品一样。

① 荷马：《伊利亚特》，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59页。

④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例如赫拉也用橄榄油擦身，用青铜器具，也穿缝制的衣服，戴耳环，还穿着鞋^①。完全是一副希腊人的形象。

从希腊神话中可以看出，希腊人非常重视感性生活，而不注重来世，这是与其他大部分古老的民族不同的。如埃及人、中国人，他们非常重视来生的幸福，能够说明这个特点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的帝王在死后修筑了庞大的墓穴，这些墓穴与他们生前的宫殿几乎同样的豪华。但在古希腊却没有留下一处这样的墓穴，他们只是留下了一些雄伟巨大的神殿，他们供奉神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神来保佑自己，所以他们对于神的供奉大多具有贿赂的性质，神好像是希腊人的工具。

希腊人重视感性生活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非常赞赏人的肉体之美。在神话中，男神的英俊、健美，女神的美丽、丰满，经常受到赞美。神似乎是一种理想的人，他比男人更健美，而她则比女人更美丽温柔。

希腊人对于肉体之美的爱，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爱，简直是极端的爱，因为他们不仅是爱活的肉体，而且对于死的肉体的美也表达出了同样的兴趣，这在其他民族看来恐怕是不可思议的。例如，据希罗多德记载，希腊人杀死了波斯人的一个重要首领，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首领的尸体破坏或埋掉，而是对这具尸体欣赏了一番：“首先他们就把尸体安放在马车上，顺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过；因为这具尸体不但魁梧，而且姿容美好，是值得一看的。正因如此，他们竟情不自禁地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来看玛西司提欧斯的尸体。”^②

希腊人对于人体之美的赞赏，在古代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民族大都把肉体看作是一种罪恶的象征，因而把它掩盖起

① 荷马：《伊利亚特》，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2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骥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99页。

来，在艺术中很少看到裸体的作品，即便有也极为粗糙，离表现肉体的美还差很远，如中国；即便表现肉体之美，也充满了肉欲的成分，甚至表现赤裸裸的肉欲，如印度。希腊人却不同，他们虽然对于肉体的美的表现极其逼真、生动，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裸体艺术作品竟然没有丝毫肉欲的成分，很少有直接表现肉欲的作品。那些裸体雕塑，美得让人颤栗，但却并不因此撩起人的情欲。希腊人对于肉体之美的表现，是天真而纯朴的，他们对于肉体之美的欣赏，如同孩童一般，天真无邪，一尘不染。希腊人对肉体的崇拜近乎于宗教崇拜，那是一种神圣的情感。^① 这种境界，是其后的全世界的裸体艺术所望尘莫及的。西方近代以来的裸体艺术，充满了太多的世俗性质、太多的肉欲，失去了古希腊人的天真纯朴。

希腊人重视感性生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希腊人毫不隐讳对性爱的喜爱，就连他们的神也难以禁得住情欲的吸引。例如，最高的神宙斯在情欲面前也失去了理智，竟然在毫无遮掩的山顶上与赫拉云雨起来。^② 睡眠之神经受不住赫拉送给他一个美惠女神作妻子的诱惑，而与她一起蒙骗宙斯。当阿芙洛黛蒂与战神阿瑞斯偷情被捉住时，当时在场的阿波罗问另一个神赫尔墨斯：“纵然身陷这牢固的罗网，你是否也愿意与黄金的阿芙洛黛蒂同床，睡在她身边？”他回答说：“我当然愿意能这样。纵然有三倍如此牢固的罗网缚住我，你们全体男神和女神俱注目观望，我也愿意睡在黄金的阿芙洛黛蒂的身边。”^③ 这样的表达，在东方人看来恐怕是只能落得个“恬不知耻”的评价。东方的神正相反，他们是无欲的象征。

① 参阅科尔宾斯基等著《希腊罗马美术》，严摩罕译，卷末所附图片，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荷马：《伊利亚特》，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页。

③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希腊人重视感性生活的再一个表现就是连阴间的鬼王都羡慕人间的生活。奥德修斯在返乡的途中遇见了死去的阿喀琉斯，当知道他已经成为地府里鬼魂的领袖的时候，就称赞他说：你是多么幸运，生前为人的领袖，死后又统率着鬼魂。可是阿喀琉斯却说：“我宁愿为他人耕种田地，被雇受役使，纵然他无祖传地产，家财微薄度日难，也不想统治即使所有故去者的亡灵。”^①他宁愿作人间的奴隶，也不愿作阴间的王。每当人们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希腊人总是希望用一切手段来求得免除一死，比如用财富或投降的方法，因为哪怕是“射王阿波罗的大理石庙门后面堆藏的宝物，都比不得人的生命”^②。大有为了生命而不顾一切的姿态。

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希腊人又似乎特别不珍视人的生命，无论那些被捉住的人如何哀求，他们都照杀不误，他们不能原谅对自己的敌意或背叛。荷马在描述杀人的场面时显得极其冷酷，而且热衷于血淋淋的描写。比如，把肚肠戳了出来^③；骨头被打碎了，他的两颗眼珠掉在脚下的泥土里^④；多隆的嘴还在说话，但他的脑袋已经掉在地上^⑤；那人的脑浆泼了一头盔^⑥；两个眼珠子在尘土里乱滚^⑦。这种描写随处可见。而且他对那些人的死态津津乐道，对他们死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而且用了很优美的比喻，看不出有丝毫的同情。这可能说明，人们虽然热爱生命，但却还没有真正尊重生命。

神不是万能的。就连宙斯这个最高的神，也常常受其他神的

①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39页。

② 荷马：《伊利亚特》，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6页。

③ 同上书，第246页。

④ 同上书，第248页。

⑤ 同上书，第188页。

⑥ 同上书，第222页。

⑦ 同上书，第317页。

愚弄，如赫拉蒙骗他，他竟然中了计。

希腊人的神还有一个重要爱好，就是做爱。不仅与配偶做爱，而且与情人做爱；不仅与神做爱，而且与人做爱。这些在当时的希腊人眼里都是正常的，不仅不可耻，而且还以羡慕的口吻来叙述。宙斯就是一个恋爱的高手，他常常变成天鹅或牛之类的东西到人间来，诱使人间的女子上钩。他引诱过的女神和女人不计其数。他的夫人赫拉虽然也有嫉妒之心，时常给他一点破坏，但远没有达到“闹离婚”的地步，她大多数情况下是睁一眼闭一眼。他曾经在他向妻子赫拉求欢的时候历数他爱过的女人和女神，以此来论证赫拉比她们都好，赫拉并没有生气，而他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①看来，在那个时代这并不是可耻的事情。

像这样风流的神，在其他民族的神话中是很少见的，在中国的神话中根本就看不到。中国的神在婚姻伦理上都“作风正派”，没有乱交现象。他们也有夫妻，但却没有性生活。中国的神界是静态的，就是那几个主要的神，不像希腊的神，常常有权力的更替或夺权事件发生。中国的神话回避了性的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在神话阶段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在希腊神话中，神人常常是对立的。神经常压制人类，不让人类超越他们。他们赋予人类以爱 and 情欲，并不是为了给他们幸福，而是为了消耗他们的力量，以便制服人类、制约人类。他们干预人类的事情太多，干预人类似乎是他们的天职。在中国神话中，神与人类并不是对立的，相反，他们是人类的救星和主宰，他们是公正的化身，人间的正义最终要由神来决定。中国的神从来不干坏事，不破坏人类的生活秩序，他们只干预和惩罚那些坏人的行为。那些干坏事的不是神，而是魔，当这些魔由于修炼或

① 荷马：《伊利亚特》，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页。

者由于神的驯化而成为神以后，他就永远公正了。^①

希腊的神，与人的根本区别只在于他们是不死的，而人是会死的，其他方面无不与人一样，而且在这些方面比人的力量要强得多。他们的情欲远比人旺盛，他们的力量比人强大，他们的私心、嫉妒心比人还要重，他们的权力欲也比人强烈，宙斯为了不让他儿子夺权而把儿子吃掉。

在《奥德赛》中，歌颂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歌颂英雄人物，而是歌颂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与《伊利亚特》中对于乱施爱情的欣赏态度截然不同。整部史诗描述了奥德修斯为了回到家乡与妻子团聚而经历的种种险阻和考验，以及他的妻子在家中如何拒绝求婚人的骚扰而恪守贞操的故事，他们二人从失去联系到重新相聚长达 20 年之久，由此可见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是多么忠贞。因此可以说，在《奥德赛》这个时代，爱情和家庭的价值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了。

在《奥德赛》中还有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神与人已经开始疏远了，神对人的作用开始减少。决定人生祸福的不再是神，而是命运。连神都说：“可悲啊，凡人总是归咎于我们天神，说什么灾祸由我们遣送，其实是他们因自己丧失理智，超越命限遭不幸。”^②从书中所举的例子来看，人们遭遇不幸的原因是由于他丧失了理智，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违反了人们的道德，从而招致了他人的报复所致。这时神的作用已经不是亲自来管理人类的事务，直接干预人的命运，而是只提出忠告，至于人们是否听这忠告，神则不再干涉。命运甚至已经成为支配人的主要的力量：“死亡对凡人一视同仁，即使神明们也不能使他所宠爱的凡人免

① 参阅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②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遭陨命，当带来悲痛的死亡的悲惨命运降临时。”^①

这里已经表现出了由神向人的转化过程。

2. 赫西俄德诗歌中的人

赫西俄德（Hesiodus，约公元前8世纪）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和睦相处。在《工作与时日》中，他说有两种不和之神，一种是天性残忍的，她不断地挑起人们之间的战争和争斗，这是罪恶的；另一种不和女神要和善得多，她对人类比较友好，她刺激怠惰的人要勤奋，促使人们勤劳致富，家庭和睦。暴力对于贫穷的人没有好处，对于富有的人也没有好处。这一点与荷马史诗中对战争的歌颂大有不同。

赫西俄德发挥了希腊神话中神人对立的思想。神，主要是以宙斯主神为代表的统治者，不愿意让人类懂得谋生之法，不给人类火种。但是普罗米修斯把这火种偷出来，交给了人类。宙斯知道后十分恼怒，他不仅惩罚了普罗米修斯，而且还制造了一个少女潘多拉送给人类，让她把谎言、疾病、狡黠等各种不幸带给了人类。潘多拉的瓶子中存有各种不幸，当她敞开瓶盖的时候，“其他一万种不幸已漫游人间。不幸遍布大地，覆盖海洋”^②。可是希望却逗留在瓶中，当希望飞出瓶子之前，潘多拉就盖上了瓶塞。

从此以后，人类就生活在苦难之中。但在这以前，人类原本生活没有罪恶、没有劳累和疾病的大地上。看来，他对人生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这种悲观主义也体现在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看法上。

神和人有共同的起源，人是神创造的。但人类的历史却是

①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②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

倒退的。神所创造的第一代人类是黄金种族。那时人与神灵相似，没有忧伤、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衰老，死亡也无痛苦。肥沃的土地上有源源不断的果实供他们享用。他们和平地生活在大地上。他们是大地上的神灵。

第一代人类消亡以后，神又创造出第二代种族是白银种族。他们远不如第一代人类优秀。他们语言贫乏，愚昧无知，彼此伤害，不敬神。所以神抛弃了他们。

第三代人类是青铜种族。他们的特点是喜欢暴力和战争，因为他们粗壮而强悍，心灵冷酷，令人望而生畏。他们使用的一切东西都是用青铜制造。他们最后死于黑死病。

第四代人类是英雄种族。这些半人半神的英雄之间除了战争就是厮杀，结果许多人丧生。剩下的一些没有死的英雄，被天神安排在大地边缘的一个幸福岛上。

第五代人类就是目前的人类，他们是黑铁种族。这是最差的一种人类。在这种种族中，人类状况十分悲惨，他们生活在各种不幸之中，劳累不堪。他们已经堕落到了极点，“父亲和子女、子女和父亲关系不能融洽，主客之间不能以礼相待，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也将不能如以前那样亲密友善。子女不尊敬瞬即年迈的父母，且常常恶语伤之，这些罪恶遍身的人根本不知道敬畏神灵”^①。他们不信守诺言，他们只相信力量就是正义。他们也必将灭亡。赫西俄德对他那个时代的人充满了失望，说：“我但愿不是生活在属于第五代种族人类中间，但愿或者在这之前死去，或者在这之后才降生。”^②

赫西俄德这种历史倒退的观点并非绝无仅有，实际上在人类

①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6页。